

中國新文學叢刊

田原自選集

26

I217.2

5071
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36 刊叢學文新國中

集 選 自 原 田

行 印 司 公 業 事 化 文 明 黎

田原自選集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中國新文學叢刊 36

著者：田

原

出版者：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者：大勳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：新生南路一段一〇三巷二十五號

發行者：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發行所：臺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六號

門市部：臺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三號綜合書城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九號

臺北市林森南路一〇七號

高雄市五福四路九五號

定價：精裝一二〇元
平裝八〇元

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十二月初版

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十一月再版

郵政劃撥帳戶一八〇六一號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局版臺業字第一八五號







① 中山獎孫科先生頒獎。

② 新文藝運動寫提案的人。(前排由右至左)許如中、劉嗣、羊令野、朱驥秋，(後排)吳宗琪、黃河、朱西寧、葉泥、作者郭有容(其中缺曼衍)。

③ 雪梨海濱。

④ 全家合照。



四

記得在琴崗的時候，你^時常說：「與人相處
要做到，忍一言心平氣和，退一步天寬地闊」
。這二十六年多來，我都牢牢記着，沒有忘
記。可是一遇到看不慣的事物，牛性子忍不住
會發作，事後非常後悔，後悔對不起你這位自
家母去後，真正最關心我的人……

目 錄

素描	生活照片	手跡	小傳	柳儀與繡織	心機	原則問題	辦嫁粧	被征服的一羣	老鄉親
			一	三	元	二三	一三	一七	一九

• 集選自原田 •

錯戀

三二

作品書目

寫作年表

小傳

一

田原出生於民國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，濱渤海之農村。童年時，因迭遭匪亂，家道中落。他的曾祖翠峯公是鄉里著名的儒醫，享年八十四歲。田原在幼年時的啓蒙教育，便是跟隨曾祖父讀書，包括論語、孟子、大學、詩經、藥性賦等等。他的祖父振方公和父親金璽公都是善良淳樸的農夫。他的母親陳氏，出身於鄉里名門，在他三歲時，母親就去世了，父親續娶，他乃跟隨曾祖父及祖父、姑母，撫養長大。

• 傳 小 •

他從幼年一歲到十一歲之間，因逃避匪亂，而家鄉的房舍又被日軍焚燬，曾經三度隨長輩流落長春市，及松花江畔郭爾羅斯前旗。他於十三歲時，再度離開家鄉，到安徽阜陽就讀流亡學校，嗣後輾轉至西安，自此未再返回故里。從抗戰末期從軍，擔任新聞及文化工作，先後數十年的時間，他遍歷了中國北中南部十餘省。田原早年的奔波，後來都變成了他小說中的一部份，從

作品中多多少少可以看到他早年的影子。五十八年他在「中國時報」連載的「松花江畔」，以及獲嘉新創作獎的「古道斜陽」，便是當年他流離在東北與中原時所得的感受，而以之為背景寫成的小說，那部小說真實地反映出時代變局的動盪。他的小說大多是寫實的，例如他在「文壇」上連載的「朝陽」，便是以臺灣的社會為背景，小說裏描述從大陸來的外省人，與本省人相處的情形，從最初雙方的誤解，經過相互的瞭解，以至溝通感情；其間還穿插兩代之間的衝突與調和，小說的背景則以臺灣社會進步繁榮的情形為重心，情節引人，不落俗套。這種天衣無縫的技巧，實應歸功於他長年的磨練所致。

他從童年起，就非常愛好寫作，在流浪的年代，他無日不讀書，無日不記日記，使他在無形中鍛鍊出一枝非常洗練的筆。可惜的是，他年輕時代的日記在民國卅八年全部遺失了；如果還保存的話，恐怕能夠更為豐富他的寫作題材。

他曾編過週刊、三日刊及日報與五種以上國內著名雜誌。在寫作方面最初所寫的是報導文學及一些雜文，嗣後才改寫小說。他的作品曾先後獲得文協文藝獎章，嘉新文藝創作獎，中山文藝創作獎，教育部文藝獎，吳三連基金會文藝獎。他的短篇小說也先後譯為法文、英文、日文，及改編電影「斜街」、「紅鬍子」、「豪俠霍元甲」，與電視劇集「古道斜陽」、「（臺視）「長白山上」、（中視及香港彩色電視）「艷陽天」（華視）等等。他從軍中退役以後，便從事出版事業的工作，現在是文協理事，青協理事，中國筆會會員，全國出版協會常務理事等。原載「書評書目」

柳儀與纖纖

柳儀沒有錶，等他第七次到露店看錶的時候，露店的門已經關了。

如果他的記憶沒有錯誤，第六次走到露店門外，那架古老的掛鐘，時針指着三，分針指着六。

他重新又踱進陰濕小巷，兩旁的房舍，有些門已經關閉，有些已熄了燈火。

柳儀總算又回到了自己的「家」，木板門關得緊緊的，窗口漆黑，他曾低聲呼喚，用力拍門，裏面沒有一絲動靜。纖纖一定不在家，要在家，只要把門兒一推動，她就會跳躍着奔下樓梯，把門打開。那副樣兒不用問不用猜，便知道早已等候得很久，帶了耳環的耳朵，一直都在注意門兒的響聲。

現在他倚着門板坐下來，臀部接觸着硬冷的水門汀。一雙腿早已累了，酸疼的抬不起來。剛才他多麼希望，坐在自己門前，等候纖纖歸來，但又無法接受隣居們奇怪的眼神。

絕不是神經過敏，一年前他剛搬來的時候，隣居們看他出門回來，都是乘坐計程汽車，雖然沒有把私家車開來，總比走路強多了。

那段日子裏，有人拜託纖纖轉告他替兒子謀職，替女兒找份好的寫字樓工作。那些笑，有着濃厚的恭敬意味。現在人們臉上也有笑容，內涵卻完全不同，有太多的問號。有太多的——「這是應得的下場。」

人生如果是舞臺，人就是千面演員。不用去學院，專攻什麼表演，那表情隨着環境可以千變萬化，特別是最冷和最慘酷的那一面……

「想這些幹什麼呢？」

柳儀勸自己，四十多年來，從沒有想到爲什麼而活着，活着只是活着就是了。過去並沒有重視逢迎的面孔，今夜又何必爲此而升起一大堆感慨？

他兩肘支着膝蓋，臉部埋在手掌裏，前半個小時，渴望睡一覺，那怕是站着睡去。現在可以睡，卻被思緒擾得沒有一丁一點睡意。

「如果有酒……」

「如果有濃烈的酒……」

「酒……」柳儀扯着嘴角一笑：「昔日有酒的時候，有許多種牌子的酒不喝，現在非但想喝傷胃的黑牌威士忌，就是最劣的太白酒也好……」

世事就是如此奇怪，當擁有一切時，把一切都看得平淡。當一無所有時，一切都如晨星，高高的掛在空際閃爍，高得捉摸不到，美得迷人，消逝得卻那麼快，只是在心頭電光火石般一閃。睡意遠去，一切都遠去了。擺在面前，一條長長的暗暗的小巷——如死去般沉寂的小巷。半僵的一座木樓 門前蜷曲着一位四十多歲的男人。

他想到狗，爲主人看門的狗，大概就是這個樣兒，無聲無息的臥在這裏，除非有了動靜，難以抬起四方型的頭顱。

這個警語刻薄了些，刻薄了自己，也許傷了纖纖的心。纖纖常說：

「一切的苦難，都是感情帶來的。」

紅豔帶有紫色的小嘴，說得異常認真。有了感情，就得吃苦和接受數不盡的磨難。

他想到詩人、小說家。詩人筆下的愛情多數聖潔而美好，如同天使在萬里無雲的晴空飛翔。小說家筆下的愛情，則是外科手術的解剖刀，無情的劃開皮囊，流出了污穢，流出了血，也流出了病徵。

柳儀弄不清楚自己屬於詩人還是小說家，似乎什麼也不是。他又記起織織，織織應歸到詩人那一類，有燈蛾撲火自焚的勇氣。

這勇氣是感人的，感動得令人可以去毀滅一切。今夜這位詩人沒有回來，柳儀感到冷，不僅是夜帶來的冷風，冷風是來自內心向外發散。

他兩肘用力懷抱自己的胸膛，閉緊嘴巴，不讓冷氣發散得太多，怕四周都結了冰……

搖動記憶之箱，伸進去亂抓一陣。織織從沒有回得如此晚過，從來捨不得讓他一個人在深夜中等待這麼久，如果她不想早些回來，一定會先把鑰匙交給他。

「看過朋友早些回來。」今早織織向他甜甜的笑著：「我同阿秀商量好，今晚她伺候老闆打牌。」

「——」歉意的向織織笑了笑，能伺候有錢人打牌是件好事，一晚下來抽的頭錢再少，也等於半個月的工資。織織放棄了，而且常常放棄。在天天等錢用的時候，還是採取放棄。「還是把鑰匙給我吧。」他記得曾向織織這樣表示過。「你去宜蘭，車輛班次少，不等你到家，我已先回來了。」織織搖動着手中的鑰匙。

那串鑰匙代表了他們所有的財富，他們兩人只有一把鑰匙，從沒有想到另外再配一把，兩人進進出出隨隨便便，最多打個招呼或在梳粧臺上留張紙條就行了。他們不這麼做，從來也不想這

麼做，兩人有一把鑰匙，等於兩人只有一顆心。

可是今夜，鑰匙沒有回來，聖女沒有回來，愛情沒有回來，他被阻在「家」的外面。

他相信纖纖聖潔，從見面那一天開始，雖然見面的場合是糟得不能再糟。

他相信纖纖除了對他癡情，對任何男人都非常理智，理智得足以應付一切。

他相信纖纖不是個愛慕虛榮的女孩子，看不起金錢和擁有太多財富的人。

他相信……他相信纖纖的一切。

但——纖纖沒有回來，這時已傳來雞叫，趕早市的菜販，機器三輪車，呼嘯而過，另外一天已經開始，昨天離去的纖纖看不到影兒。

——每次看見纖纖將長長的頭髮，梳成兩條髮辮，換上乾淨樸素的衣裙，微瘦而秀麗的小臉，向他甜甜一笑，紅艷艷帶有微紫的嘴唇開啓，露出奶油般的貝齒。

笑中充滿了甜，他卻感到苦。

那紅唇屬他所有，等過了半個小時，便歸老闔所有，最低他可以看，可以欣賞。一個女傭人再有骨氣，對待主人總不能終日板着面孔，而且和氣的纖纖不是愛板面孔的女孩子，雖然她對主人笑時，沒有半點別的含意。

「主人」，為什麼纖纖要有一位主人。在纖纖口中所說又胖又黑，大鼻子，小眼睛粗俗不堪

的主人。纖纖說得不多。說得含蓄。但他完全懂，不必費思索猜想，他從那種環境來，認識同粗俗傢伙一個類型的朋友，他們的心，他們的嘴，手和脚一致的否認女性的尊嚴，把任何女性看成一個樣兒。

他從來恨這些，不與他們爲伍。他尊重任何女人，是採「水平線」式的，單純的尊重，對高尚的沒有仰攀，對低下的不含憐憫。也許就是這樣，他得到纖纖，纖纖得到了他。

天空雲層很低，顯得灰濛濛的，街燈熄了，還有種夜的感覺。他立起來，拍拍臀部上的浮土，他必須到巷口去閒蕩，因爲那些舌頭特別長，眼睛特別利的鄰居們，快要開門出來，發展她們的好奇心，等待着一個預言：

「看，那個老東西，到底被甩了。」

二

柳儀在巷口徘徊了很久。

背了書包的學生們不見了，夾了公文包的職員們不見了，提了菜籃的家主婦已從市場回來。擁塞的公共汽車從窗口這面看到對面的街樓。人們已奔赴到應該站立的崗位，「可是我自己呢？」

柳儀搖搖頭。